



杨泓(右)与夏鼐先生在一起。

著名考古学家杨泓新书回忆多位前辈 那时的老先生 大家的小故事

杨泓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,他在美术考古、古代兵器、魏晋南北朝考古等领域颇有建树。2021年底,《杨泓文集》在文物出版社出版,全书五卷六册,包括《考古学×古代兵器》(上、下册)和《美术考古×艺术史×考古文物小品》,其中《考古文物小品》收录杨泓回忆考古学家、文物专家的文章,揭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,透过这些小故事,我们可以领略到大家的别样风采。

□郑彤

去宿白家中赏画

宿白(1922—2018)是中国佛教考古的泰斗,北京大学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,也是杨泓的老师。宿白给学生上魏晋隋唐考古课,上课时他说得很快,学生听讲时必须全神贯注地记笔记,否则就跟不上讲课进度。宿先生在课堂上一边讲一边画图,常常画满一黑板。我听上过宿先生课的人说,上宿先生的课是很辛苦的,学生课间甚至来不及上厕所,因为他得抓紧时间把黑板上的图照抄下来,否则下节课一开始,宿先生就把这些图都擦掉了。

1953年,杨泓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,后来选择考古专业,跟着系里的刘慧达老师学习考古绘图。那时候照相机是新奇玩意儿,不少同学热衷于拍照,不太重视绘图。刘慧达认为,考古工作者只有亲自绘图才能深刻地认识所研究的对象,拍照通常只能表现其外貌,好的线图则可以揭示其实质。刘慧达告诉杨泓,宿白先生的研究文章都是自己绘图的,因为他有着深厚的绘画功底。宿白曾经跟着画过《开国大典》的董希文学油画,挂在宿白家里的油画,就是他自己的作品。为此,杨泓和几个同学特地去看宿先生的油画,主要目的就是去欣赏宿先生画的油画。

夏鼐被锁在阅览室

夏鼐(1910—1985)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,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(1977年改属社科院)所长30多年。他以学识渊博、治学严谨而著称。据杨泓记忆,夏鼐对于平辈的学者在治学中出现的问題不太客气,但是对年轻人非常和蔼。面对年轻人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題,夏先生从不发脾气,而是耐心地讲解,并且指出具体问題,告诉他们该去查找什么文献,连版本、页码甚至哪页第几行,都写得清清楚楚。如果是外国资料,夏先生便亲自把书找来,直接翻到那一页,再拿给他们看。

1958年杨泓从北大毕业,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,除了学术研究,也从事《考古》杂志的编辑工作。夏鼐主张,研究人员最好受过编辑工作的训练,如果不能参与编辑稿件,至少也要帮所里刊物审阅作者来稿。受

过编辑训练的研究人员,写出来的文章是不一样的。夏先生本人在审阅稿件时非常认真,经他看过的稿子,天头或稿边都留有用蝇头小楷写的意见。而且他很少压稿,上万字的文稿,常常是三四天就阅毕退回。

考古所的资料室是一片平房,专门辟出最里面一间作为外文阅览室。夏鼐是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,他经常钻进外文阅览室,在里面查阅西文资料,把时间都忘记了,于是出现了下面一幕:中午吃饭时间,资料室的工作人员准备去食堂打饭,朝着阅览室大喊“有人吗”,没人回答,就把门锁上吃饭去了。夏鼐发现自己被锁也不着急,回到里屋继续翻书。等工作人员吃完饭回来,打开门才发现,自己的所长被关在屋里头了。

王世襄餐馆授课

王世襄(1914—2009)是著名的收藏家、文物专家,他对中国古典家具的研究迄今无人能超越。杨泓与王世襄是忘年交,两人相识于20世纪50年代末,交往长达半个世纪。20世纪70年代中期,众人都有空闲,于是吃完晚饭,杨泓步行到芳家园15号院,去北屋找王世襄和他夫人袁荃猷聊天,每周至少去两三回。王世襄的厨艺在文物考古界很有名气,他经常批评杨泓不谙家务,是个书呆子,并且耐心教导他,要懂得用最普通的食材为家人制作可口的菜肴。说到兴起时他就撸胳膊挽袖子,亲自到小厨房做两道拿手菜。

王世襄总是真诚待人,对于来京向他求教的年轻人更是来者不拒。有两个中国台湾来的女青年找他求教,王世襄让杨泓和孙机给她们讲中国早期家具的考古标本。一般人讲课,通常会选择教室或者办公室,可是王世襄讲课的地点与众不同,是20世纪80年代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——悦宾。杨泓他们在悦宾的里间讲课,饭店的女掌柜也陪在一边,全程听讲,从此对文物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打那以后,老掌柜一见到杨泓就特别热情。她还告诉杨泓,开业时她把王世襄的题字贴在墙壁上,后来饭馆重新粉刷,不小心把题字给毁了,一想起这事她就后悔不已。

除了上述三位大家,《杨泓文集》里还讲述了苏秉琦、阎文儒、安志敏、佟柱臣、徐苹芳等考古学家的故事。这些老专家均已仙逝,但是通过杨泓的文章,他们的音容笑貌再次浮现在读者面前,令人动容,感怀不已。

□那齐娅

笃志好学

沈约出生于公元441年南朝的宋国,虽逢乱世,却有着非凡的出身。

沈家在当时是门阀士族,有着“江东之豪,莫强周沈”一说,祖父沈林子,是刘宋建威将军,父亲沈璞则是淮南太守。

当时的沈家发展繁荣,至少在父亲沈璞任淮南太守期间,沈约与母亲的生活还是非常安定的。

尽管出身显赫,但沈约并没有因此颓废,天生聪慧的他自小便酷爱读书,两岁时就能背诵《诗经》,五岁时开始读经史,到了七岁便能吟诗作文。

可惜好景不长,就在沈约12岁那年,父亲因宫廷政变受到牵连而不幸被诛,并伴有诛灭九族的大祸,于是母亲便急忙带着他连夜从后门逃出,所幸被一寺庙的僧人收留,这才勉强有了栖身之所。

在那个时局混乱的年代,对于读书人而言,为了生存下去,要么进入仕途,要么通过文学创作出人头地。

历经家庭变故的沈约并没有气馁,而是不知疲倦地昼夜苦读。母亲担心他积劳成疾,多次劝其休息未果,只得偷偷减少灯油,以便让儿子早些休息。

沈约虽理解母亲的苦心,但他依旧不愿放弃学习知识的机会,每晚在油尽灯熄前,他抓紧时间看书,等灯灭了以后再躺在床上复习和背诵当日读过的内容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沈约对不少典籍已熟稔于心,不仅博览群书,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。

有了先天的优势再加上后天的努力,何愁没有仕途呢?

后来,他的才华被蔡氏的家主蔡兴宗看中,他认为沈约必成大器,就给予他多方面的帮助和照顾。

沈约最终不负众望,在官场之中扶摇直上,一路升至尚书。

独步文坛

公元479年,骠骑大将军萧道成灭宋,建立了齐朝。

虽历经朝代更迭,沈约的官运却并未受到影响,其因是蔡兴宗有功于齐,在新朝建立时,沈约不仅得到了升迁,他的才华还受到了当朝太子萧贇的赏识。

不得不说,沈约的命实在是太好了。

482年,萧贇即位,沈约又受到萧贇次子萧子良的重视。

当时的竟陵王萧子良爱好文学,喜结交儒士,在齐武帝永明二年,便形



这位『杨柳细腰』的美男子,竟被活活吓死了

都说女子好细腰,但自古以来,男子个个也是“细腰控”。在我国古代史上,就有这样一位以细腰而著称的美男,名唤沈约。史书上曾对他的相貌有一段这样的描述,“一时以风流见称,而肌腰清癯,时语沈郎腰瘦”,由此可见,沈约的确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瘦腰美男子。

有着“杨柳细腰”美称的沈约,不仅是一位史学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,还是南梁的开国功臣,曾一度官至御史中丞。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美男子,结局却一点也不美好。

成了以文惠太子萧长懋、竟陵王萧子良为核心,以竟陵八友萧衍、沈约、谢朓、王融、萧琛、范云、任昉、陆倕为中坚的文人集团。

在这些人当中,以沈约、谢朓的成就最大。

钟嵘曾以“长于清怨”来概括沈约诗歌的风格,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他的山水诗和离别诗之中。

沈约的文学有多么不凡,我们可以从一首诗中知道。

沈约写过一首《夜夜曲》,后来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也写了一首。

河汉纵且横,北斗横复直。

星汉空如此,宁知心有忆?

孤灯暖不明,寒机晓犹织。

零泪向谁道,鸡鸣徒叹息。

——《夜夜曲》沈约

浮云吐明月,流影玉阶阴。

千里虽共照,安知夜夜心。

——欧阳修《夜夜曲》

虽是同样的题材,同样的题目,二人取材近似,也是借景抒情,可相比之下,沈约的语言纯朴又凝练,写出了思妇彻夜不眠、盼望远方情人的惆怅情景,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完整的思妇盼夫图。

可见作为南朝的文坛领袖,沈约当之无愧。

祸从口出

作为南梁的开国功臣,沈约原本可以荣耀一生,安享晚年,可这一切却毁在了一张嘴上。

公元502年,在沈约等人的帮助下,萧衍称帝,建立南梁,史称梁武帝。

沈约作为南梁的开国大功臣,萧衍自是不会亏待他,任其为尚书仆射,封建昌县侯,食邑一千户,并拜其母亲为建昌国太夫人。

这时的沈约可谓风光无限,无比尊贵。

然而和大多数才子一样,沈约也有自负的毛病。

自打萧衍当上皇帝,沈约和他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,虽说两人是曾经的老铁,可眼下毕竟已是君臣,沈约却时常在背地里对皇帝出言不逊。

有一次,沈约侍宴,恰逢豫州向皇帝进献栗子,萧衍一时来了兴致,便想着要与沈约比赛看谁知道关于栗子的故事多。

沈约倒还识趣,故意比萧衍少说了三个,以此示弱。不曾想,他一出官便到处与人说:“这老头爱面子,不让他些就会羞死。”

萧衍听闻,恼怒非常,当下就想治沈约的罪,幸得有人劝谏才作罢。沈约得知后,吓得不轻,可又不吸取教训,后来再一次犯了同样的错误。

沈约的儿女亲家张稷被反叛之人杀害,萧衍心里有些放不下,可沈约非但不安慰萧衍,还对萧衍说“事情早已过去,就不必再计较”。

萧衍一听,就认为沈约是在抱怨自己,一心袒护张稷,便大怒说道:“卿言如此,是忠臣乎?”说完,便拂袖而去。

这一回,沈约惊恐万分,以至于皇帝走了都不知道,回到家后噩梦连连,竟梦到齐和帝萧宝融要拿剑割自己的舌头。

为推卸责任,他又找到一个道士,让道士用赤色奏章向天神祈祷“禅代之事,不由己出”,却没料到被探视之人据实告诉了萧衍。萧衍当即怒不可遏,几次派人去谴责他,沈约因经不起这等惊吓,竟被活活吓死了。

有司认为可以将沈约的谥号定为“文”,可梁武帝萧衍却认为,沈约的才情还没全部表达出来,应该改用“隐”字,于是改谥号为“隐”,史称“沈隐侯”,而“隐”字是有贬低的意思。

原本仅凭沈约在文学上的成就,可以在史上留个好名声,可这位南朝的大才子,到死也没落个好。

据《菊斋》微信公众号